

3

上海迅(魯)研究

SHANGHAI LUXUN YANJIU

3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百家出版社

SHANGHAI
LUXUN
YANJIU

上海
鲁迅
研究

本书顾问 丁景唐 王元化 方 行
姓氏笔划序 许 杰 杜 宣 陈 沂
陈鸣树 罗竹风 赵家璧
夏征农 倪墨炎
编 委 王锡荣 朱嘉栋 吴长华
姓氏笔划序 周国伟 顾八絅 唐应光
凌月麟 虞积华
责任编辑 王锡荣

责任编辑: 王锡荣
封面设计: 陆全根
版式设计: 陆龙根
插 图: 茅才龙

上海鲁迅研究(3)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百家出版社出版

上海 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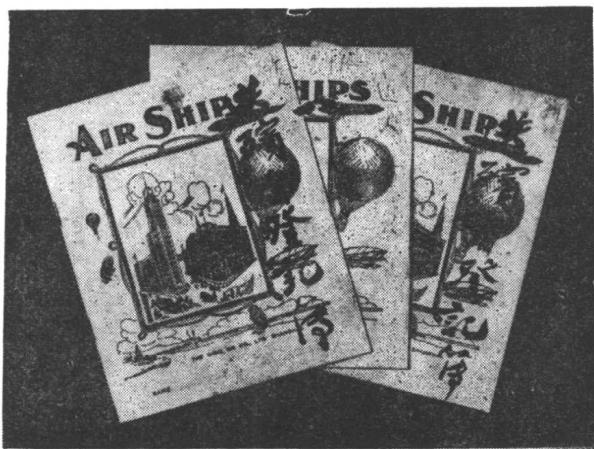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插页 4 字数 17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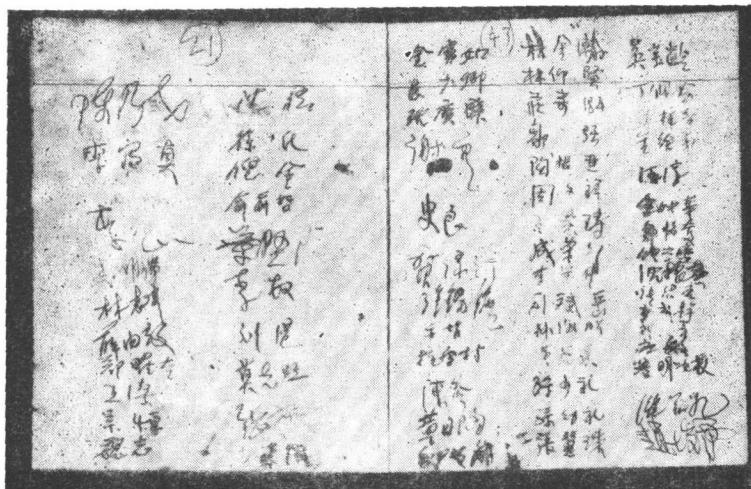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80576-033-0/I.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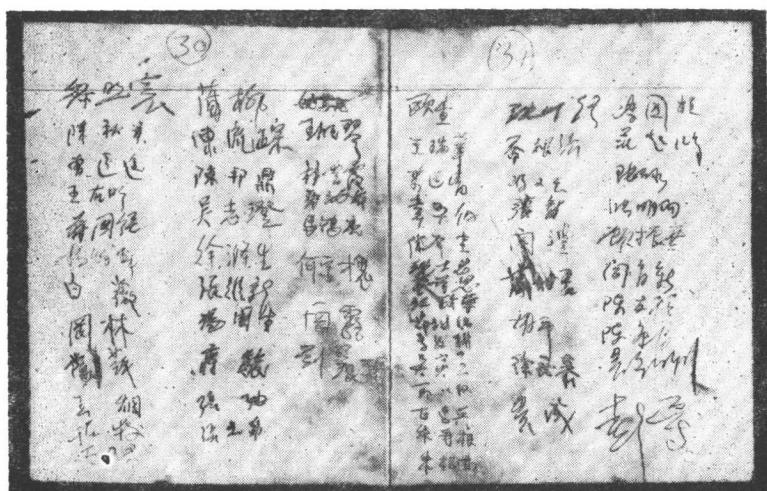
定价: 2.60 元



鲁迅丧仪送殡者登记簿



送殡者签名之一页



送殡者签名之一页



而已集

篆刻:
王经鑫



自嘲

篆刻:
王经鑫

目 录

鲁迅与日本·留学归国80周年

靡可骋力，庶足教育

- 关于鲁迅早期思想的对话之十……………魏绍馨（1）
鲁迅所接触的日本小说及其影响……………王锡荣（10）
从“旧文人”到“文坛泰斗”
——日本鲁迅研究史谈片……………靳丛林（18）
无心作诗人，诗情传万世
——鲁迅书赠日本友人诗稿概述……………周国伟（26）

新 论

- 论弗洛伊德对鲁迅影响的阶段性……………唐应光（34）

考 证 一 束

- 《自题小像》许说考辩……………张自强（45）
“狂人”原型——阮文恒及其家世……………汪国泰（65）
鲁迅与郑振铎的《中国短篇小说集》……………田幸健（75）
鲁迅的两篇《命运》和三篇《关于翻译》……………王永生（81）

争 鸣 园 地

- 《惜花四律》是否与鲁迅旧式婚姻有关？……………祝肖因（86）
《菟苗的检阅》并没有赞美鲁迅……………谭 湘（92）

馆 藏 一 班

- 鲁迅丧仪礼物登记册录……………纪 文辑（96）

鲁迅丧仪送殡者登记簿录.....纪文辑 (113)

欣慰的纪念

《〈鲁迅诗稿〉序》的一段珍闻

——介绍郭沫若两封未发表的信.....杨蓝 (119)
许广平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吴长华 (124)

鲁迅研究史

《故事新编》研究的新阶段

——录自《鲁迅研究史》下卷.....袁良骏 (129)

海外论坛

《藤野先生》及鲁迅早期思想新探.....[日]新岛淳良 (139)

郭兴工节译 冷梅校

也谈鲁迅和蕗谷虹儿及其他

——介绍日本藤井省三先生的一些见解.....陈福康 (149)

资料库

建国前鲁迅纪念记事(1946—49.9).....凌月麟 (159)

《现代版画》资料选刊.....纪文辑 (172)

编后记.....编者 (205)

鲁迅与日本·留学归国 80 周年

靡可骋力，庶足教育

——关于鲁迅早期思想的对话之十

魏 绍 馨

教师：1909 年夏，鲁迅怀着寂寥与悲哀的心情离开了留学 7 年的日本回国。这心情同出国留学时的壮志凌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学生甲：一般人都认为鲁迅由日本回国是“应祖国的召唤”，准备参加即将爆发的辛亥革命，情绪应该是很高昂的！

教师：那是传记文学家在“做文章”，甚至可以说是在写关于鲁迅的小说。鲁迅自己对于他的回国曾经说得很清楚：“……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① 理想破灭了，事业失败了，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的，那时“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多，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② 再加上家庭的进一步困顿，个人经济负担的沉重，鲁迅

① 鲁迅：《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见《鲁迅全集》1981 年版第 7 卷第 88 页。

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1969 年 3 月合订本第 1359 页。

回国时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学生甲：鲁迅回国之后具体从事什么工作呢？是否在继续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努力？或者是从事辛亥革命的准备与发动工作？

教师：鲁迅回国之后既没有继续他那通过文艺转移人的性情、改造中国社会的活动，也没有投入辛亥革命的准备工作，而是参加了他从来不感兴趣的教育工作，先后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而且教的是化学和生物等自然科学的课程。去杭州任教是许寿裳的推荐；去绍兴任教是杜海生的邀请。我们知道，过去鲁迅对于中国的学校是很看不起的，这也许与他在南京求学时对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的观察与不满有关。1908年他在《破恶声论》中毫不客气地说：“况学校之在中国，乃何状乎？教师常寡学，虽西学之肤浅者不掠，徒作新态，用惑乱人。讲古史则有黄帝之伐某尤，国字且不周识矣；言地理则云地球常破，顾亦可以修复，大地实体与地球模型且不能判矣。学生得此，则以增骄，自命中国桢干，未治一事，而无傲过于开国元老；顾志操特卑下，所希仅在科名，赖以立将来之中国，岌岌哉！”可知他一向不把兴国的希望寄于中国的学校教育。

学生乙：既然不把兴国的希望寄于学校教育，甚至是看不起中国的学校教育，为什么回国后首先选择了学校教育这一职业呢？

教师：这并不是可以凭个人的意愿去选择的，而首先是时代的安排。当时正值康、梁变法之后，“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要学习外国的思想影响却很快扩大开来，随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也深入到各地的废科举、兴学校的活动中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就是浙江一带出现较早的两个新式学堂。那时的留学生回国后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而为了学习外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办的学堂却非常欢迎从外国、特别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鲁迅就是这时候先后到上述两个学堂任教的。

学生甲：有一本《鲁迅传》说，鲁迅一回国，就认为“教师的职业

是神圣的，是可以同医治国民精神这一伟大目标结合起来的。”

教师：这样说是毫无根据的。鲁迅回国后，并没有想在学校教育中寄托什么理想，也没有想到要在这个职业中做出什么重大的贡献。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中，鲁迅任职的时间较短，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1910年8月，他从绍兴府中学堂给许寿裳写了一封信，其中说：

“嗟乎！今年秋故人分散尽矣，仆无所之，惟杜海生
理府校，属教天物之学，已允其请，所入甚微，不足自养，
靡可骋力，姑庵足于是尔。”①

这“靡可骋力，姑庵足于是尔”，正反映了鲁迅回国后在杭州和绍兴两地任教的思想状况。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深感没有发挥自己的力量与才能处，只好姑且踱步于学校教育。在杭州任教一年就离去了，来到绍兴仍然很不如意，所以在通信中他多次向许寿裳诉苦：“仆今年在校，卒卒鲜暇，事皆责末猥杂，足浊脑海，然以饭故，不能立时绝去……。”②“越中学事，惟从横家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③

学生甲：有人说：“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的时期……这段时间虽然并不长，但已表现出他在青年时期的坚强革命意志和旺盛的工作精神。”还说到了绍兴，“鲁迅抱着对民族解放的热切之心，……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

教师：这既没有什么可靠的事实作为依据，又和鲁迅当时给友人信中所谈的情况不相符合，因而是十分不确切的。他本是怀着一种悲哀与苦闷的心情回到国内，到学校任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姑庵足于是”，哪里来的“革命意志”和“革命工作”。而且他对当时的革命斗争是持有不同看法的，更不会为它进行什么“准备工作”。1910年11月15日，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是这样叙述他当时的工作与心情的：

① 鲁迅：《致许寿裳(100815)》，见《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1卷第325页。

② 鲁迅：《致许寿裳(110420)》，见《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1卷第336～337页。

③ 鲁迅：《致许寿裳(110731)》，见《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1卷第338页。

“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①

这里说得很明白：搜采植物标本，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荟集古逸书，是课余的爱好，二者均与“革命工作”无关。而且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心情是很不好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借以排遣自己的精神苦闷。像郁达夫那样的浪漫派，精神苦闷时候，就去饮酒、走妓院；鲁迅在精神苦闷的时候，就去搜采植物标本，荟集古书。《辛亥游录》二则就是记述他带领学生出城搜采植物标本的活动的，其中写了登山、观海，写了气象万千的大自然，也写了朴实忠厚的农民、樵夫和渔翁，却毫不涉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简直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样。但在那“世外桃源”式的景物描写中却透露出作者那无以言传的苦闷与忧愁。真可以说是“语不涉难，已不堪忧”。1911年4月12日（旧历三月十四日），鲁迅又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

“希冀既亡，居此何事。三四月中，决去此校，拟杜门数日，为协和译书，至完乃走日本……。”

译书是应朋友之请，当然也是一项有意义的社会工作，然而杜门译书则是由于“希冀既亡”，即一种失望的情绪所促成的。如果我们再看看他于同年7月31日写给许寿裳的信，对其当时的处境与心境就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闭居越中，与新颖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遂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

这里鲁迅很真实地告诉我们，他回到故乡一年多的时间，不仅没有“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而且和外界的接触也很少。当然他自己对此也是极不满意的，但他有什么办法呢？“希冀既亡”、“靡可骋力”，除了荟集古书、搜集植物和杜门译书外，只有自悲自悼而已！

① 鲁迅：《致许寿裳(1911.5)》，见《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1卷第827页。

学生丙：鲁迅在杭州和绍兴不是先后参加了几次学潮吗？

教师：是的，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进步师生反对夏震武的斗争，即所谓“木瓜之役”中，鲁迅的确是一个支持和参加者。这次斗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性质，而且终于赶走了夏震武，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不过这次斗争还不是以反对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为目的，它的主要反对对象是夏震武个人。当时以教务长许寿裳为首的师范教员在上学部电中说得很明白：“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夏震武新充两级师范监督，侮辱教员，斥逐教长，纵该会员蹂躏师校，学究调停，监督坚不承认，教员全体辞职出堂。”鲁迅是这次斗争的参加者之一，但却并不是斗争的领导者。许寿裳对于这次斗争的发动有一段很概括的记述，他说：

“（夏木瓜）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谒圣，我拒绝了，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兴，我也如此。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立刻集会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摆臭架子，于是教员一哄而散。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即向旧监督辞职，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鲁迅便是其中之一。”^①

这段记述和当时公开发表于报纸的材料基本上是一致的。许寿裳是这次斗争中的带头人，鲁迅的名字并无特别出现。从鲁迅离开杭州后给许寿裳的信中所说的“木瓜之役，倏忽匝岁，别亦良久，甚以为怀”，也能明显看出这一点。

绍兴府中学堂的斗争更为复杂，鲁迅给许寿裳的信中曾有以下记载：

“仆自子英任校长后，暂为监学，少所建树，而学生亦尚相安。五六日前，乃复因考大哄：盖学生咸谓此次试验，虽有学究之命，实乃出于杜海生之运动，爰有斯举，心尚可原（杜君太用手段，学生不服，亦非无故）。今已下令

①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全体解散，去其谋主，若胁从者，则许复归。计尚有百余
人，十八日可以开校。此次荡涤，邪秽略尽，厥后倘有能
者治理，可望复兴。学生于仆，尚无间言；顾身为屠伯，为
受斥者设身处地思之，不能无恻然。”①

这段话表明此次学潮主要是由前任校长杜海生运动之考试引起的，学生主要反对的是以压制和刁难学生为目的的考试，是前校长杜海生，并无明确的政治目的；作为监学（教务长）的鲁迅与学生之间并无矛盾，而且十分同情学生的运动，但他也并没有公开站在学生一边，像后来在北京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斗争中那样。从另一方面看，鲁迅还认为“此次荡涤，邪秽略尽”，有利于今后的学校治理和复兴。有些关于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的小故事，硬说是鲁迅“领导”了绍兴府中学堂的“反对清王朝和封建教育制度的斗争”，实在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学生乙：这两校的斗争，是否增强了鲁迅的革命意志，打破了鲁迅的寂寞与苦闷呢？

教师：恰恰相反，鲁迅当时对于学校的教育和教育界的这些斗争，并不感兴趣，也不抱什么希望。特别是对于绍兴府中学堂的斗争，他十分厌烦，认为自己被卷进斗争中去是不幸的遭遇，所以在给许寿裳先生的信中说：

“府校途来大致粗定，藐躬穷奇，所至颠沛，一遵于
杭，两遇于越，夫岂天而既厌周德，将不令我索立于华夏
邪？”②

经过这些斗争，不是增强了他的“革命意志”，而是使他感到“心力颇瘁”，精神更加沮丧，更加苦闷了。

学生甲：这是为什么呢？

教师：第一，他认为当时的斗争情况极为复杂，有宗派与地域之间的矛盾，有人心之不善，手段之毒辣……甚至使他感到“技俩奇觚，鬼蜮退舍”，“居心卑险，不可施救”，并非单纯的革命与反革

① 鲁迅：《致许寿裳(101115)》，见《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1卷第327页。

② 鲁迅：《致许寿裳(101221)》，见《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1卷第328页。

命之争，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之争。而当时的鲁迅又不能以阶级观点去分析这些问题，只是直感到“越中棘地不可居”，“越中亦迷阳遍地，不可以行”。第二，他看不见新的道路，看不见光明的前途，甚至发出了“倘一思将来，足以寒心”的感叹。他有时虽然也想“以法豪为师”，“读《恨赋》未终而鼾声作”，但为国家和民族的担忧使他实在无法“自遏其思”。第三，家庭经济情况的恶化。为生活计，他回国的次年就卖掉了家产，1911年初“资已早罄”，不得不写信促二弟周作人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为了阻止周作人继续学习法文，信中曾有“法文不能变米肉”的话出现。连他自己也感到思想之过于消沉，所以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自我批评道：“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如是，颇自闵叹也。”（1911年3月7日）这里所说的“二年前”即指回国之前的留学日本时期。它说明回国之后的鲁迅思想远不如留学日本时积极了。

学生乙：关于鲁迅“领导”越社的问题，也有不同说法。《鲁迅在绍兴》一书肯定“越社社员也知道他是革命党人，一致拥护鲁迅为领袖。”^①

教师：“越社”是辛亥革命前夕出现的资产阶级文学团体“南社”在绍兴的一个分社，1911年春才成立，在辛亥革命之前并没有什么重要的革命与文学活动。关于鲁迅和“南社”的关系，许广平说：“对于南社的作风，先生似乎不赞同，所以始终是一个挂名的社员，没有什么表现，甚至许多社友也不大知道他是同志之一。”这是比较可信的。事实上不仅在作风上，而且在思想上，鲁迅与“南社”都是有分歧的，所以他不会赞同和参加他们的活动。更不会为社员们公认为“革命党人”，拥护他为“领袖”。鲁迅自己也从未谈到过他参加“南社”的事。至于绍兴的“越社”，鲁迅的确是参加了它们的组织与活动，不过也并非什么革命活动，更谈不上是“越社”的“领袖”。“越社”的发起人之一宋紫佩在自述中只是说“越社”的

^① 朱忘、王德林等编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

成员中有鲁迅的名字^①。鲁迅给许寿裳先生的信中也只有如下的记载：

“述又拟立一社，集资刊越先正著述，次第流布，已得同志数人……。”^②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拟立一社”的主要目的就是“集资刊越先正著述”，而他的《辛亥游录》和《古小说钩沉·序》就刊登于《越社丛刊》的第一集上，可见上信中所指的就是“越社”。鲁迅当时集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想来也是为了“集资刊越先正著述”而准备的，不知为什么没有在《越社丛刊》上刊出。

学生丙：有的著作上认为鲁迅当时的辑录古书如《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都是在“抢救古典文学遗产”。

教师：这自然全是把研究者今天的思想强加于当时的鲁迅了。事实上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抢救古典文学遗产”的问题，鲁迅也不会为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上面我们已引述过，鲁迅当时“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并非“求学”，而是借以排遣自己的精神苦闷，如他自己说的“以代醇酒妇人者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用意，就是以先贤之事迹对比和批评当时一些人的“技俩奇觚”和“居心卑险”。

学生丙：鲁迅回国后在杭州与绍兴任教期间，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著名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就发生在1911年的4月。鲁迅对此有无什么表示？

教师：除一篇文言小说《怀旧》间接反映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及作者的看法之外，在书信及其他著作中均未直接涉及。《怀旧》虽然发表于1913年，但实际写作时间却是1911年，据作者说“恐怕还是革命之前”^③，正是绍兴任教后期或辞去教职之后。这篇小说通过一个少年对自己的私塾生活的记述，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旧

^① 宋紫佩：《二十年来之回首》，见《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② 鲁迅：《致许寿裳(110412)》，见《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1卷第336页。

^③ 鲁迅：《致杨霁云(840506)》，见《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2卷第403页。

教育，表现了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同时也从侧面描写了各种人物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不同态度。作品主要的揭露和批判对象，是那既以旧教育毒害和压抑青少年、又对革命怀着刻骨仇恨的塾师仰圣先生，而且明白地告诉读者说：其一切反动而又狡猾的伎俩都是“从读书得来”。“拥巨资”的富户金耀宗倒只是一个无能之辈，为了自己的利益，革命军一到，他就会举起“顺民”旗来。在描写到“长毛”造反的时候，小说一方面通过少年之口，说出了“长毛盖好人”的话；一方面又通过王翁和李媪等讲述了许多“长毛”杀人抢劫的事。显然“长毛”造反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人民群众也并不欢迎起来造反的“长毛”。整个小说生动地告诉人们：要改造中国社会，当务之急是改造封建旧文化及其代表人物；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如“长毛造反”那样，似乎还不是时候。造反者虽为好人，也难免干出杀人抢劫的事来，造反虽是为了穷苦人民，却未必受到他们的欢迎。但由于这一思想已和现实生活极不协调，所以在小说中并未怎样展开，这也反映当时作者的思想矛盾。

学生乙：这样说来，应如何看鲁迅早期思想的发展呢？岂不是越来越消极吗？

教师：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话，还不能这样说。鲁迅当时的寂寞与悲哀感并不等于完全的消极，更不是对于前途的绝望，而只是由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思想感情上形成的烦恼与感伤。但是进化论的思想一直在鼓舞着他，使他“未绝望于方来”，因而即使在寂寞与悲哀中也要不停步地前进着，迂回曲折地前进着。鲁迅当时就认识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他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也是完全符合这一规律的。辛亥革命的炮声一响，他就从寂寞与悲哀之感中振作起来，投身于绍兴地区的“光复”运动。这将是我们下一次要讨论与研究的主要内容。

鲁迅所接触的日本小说及其影响

王 锡 荣

在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中，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是一个众所瞩目的命题。而在这一研究中，最为人们所注意的则是在小说方面。除了孙席珍、林焕平、张华清先生的论文外，更有刘柏青先生的专著《鲁迅与日本文学》，也都着重探讨鲁迅与日本小说的关系，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不过——且容我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鲁迅与日本小说这一个“系统”，好象一棵大树，那么现在的研究成果或者说描画了它的主干，大旨俱在了。然而枝叶却还没全画上，而我以为，它的枝叶还可以添画得更繁茂，——这就是本文的第一个目标：添画若干枝叶，介绍一些目前研究者未及详谈的作家作品及流派。

其次，研究者多已指出，鲁迅从夏目漱石等人的小说中择取某些养料，融入了自己的创作；或者说：他所看过的某些日本小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后来自己从事创作时，便自然地唤起了灵感。实际上，这不过是另一句话的更为谨慎的提法。这句话就是：鲁迅的创作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而根据我所接触的资料来看，即使直截了当说鲁迅受到日本文学某些影响，也不为过分。这也就是本文的第二目标：试释某些似乎表明这种影响的现象。

(一)

研究者多指出，鲁迅 1921 年所译，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的夏目漱石、森鸥外、有岛武郎、菊池宽、芥川龙之介、江口涣等 6